

地 180.83

139

113

新修慶陽府志

新修慶陽府志卷之四十一

序

侯程二孝贊序

唐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觀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程氏三年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寐人烟四絕兕豹與隣擁墳推膺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一

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斲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為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歿忍離之哉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耻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喜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吊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



川寄聲二孝同為一贊敢旌善人以附傳史贊已見前

宏德集自序

明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玉牀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徃徃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止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邊其思滛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

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風今之俗既厯邊乃其曲為得而不邊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率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号也呻也吟也行佔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

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下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公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省也於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為有意於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罷其言斯為有蹊於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為四言八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箴篋笥中令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宏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宏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贈合水王生序

名士吉

同上

夫華池西鄙之山營也其俗牧樵衣裘糴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產王生王生者則

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宏治丙辰丁巳年
時王生始過余而後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
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和也一旦棄牧
筮豎褐挾冊書從余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
蘭於叢棘之林卒奪巍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
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
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
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遠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
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智弗人若哉亦時有

慶陽府志

卷四十一

藝文

四

遇不過耳故曰雖有五寶不則輕之則輕之則逢春香乃發
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謂之違天感而求行者謂
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時斯三時君子不由也子
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已耳三生大孤立鮮就
獨行無成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人則教矣

譜系序

同上

讀詩至伐木行蒿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
先王之於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則行矣九族有章五
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於是乎有燕

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故易曰天與火同
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
孰能為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誦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
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
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
虎據食則露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
親止義固上則民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
士有意於合族者不訖然要之出於躬親為當故萬石
君本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

此豈聲音笑貌乎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慘痛
惻怛之實反若此崇誦拜他人墓為祖即使有合族之
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為飲食會聚使其相周恤慶唁
其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
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
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
恥居門下此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
幹大則枝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
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

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靈行吾子孫竟安知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寔悲焉今高居駟馬功名著於春秋積金印玉者豈少也然至於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懸鵝出本於舅第美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廢古之大患也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六

湯顯祖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滂為使者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流歎為人子為人臣遭遇於世何其蘄絕蹉蹕一至於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潞河雖其舅氏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脩患而固利况乎趙盾而下諸人其為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嗣矣雖然為人

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
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祿吾親田竹帛之名國亦無高
於綿上也而必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黨事起
紀綱叢絕公正流離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
患苦備矣猶欲與善同其清抗厲首陽之義天下悲而
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為天下致命顯節其亦何嘆
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為人之子大戒也吾友真
寧趙君邦清為人長巨鬣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
孟博之為人而殆甚嘗為滕公有功德於滕請寄不通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七

苞匭不納為豪右所絕幸乃入為吏部郎則急發其曾
偶豪吏賍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黨事且起
公竟為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閩西男
子其才具氣決有異格當為天子信臣天子亦雅知君
君亦感愴至伏闕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
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迹終不能遂窮其威趙
君之幸乃不為滂別其大人狀而得歸居河山之陽草
笠種牧以奉太夫人膏髓裘屨而相狗俞良幸矣時而
讀書撫琴愀然君臣之際不及於懟雖廢常與復用數

與我期將東出武關遊淮澗會漢沔之上而余以家世
皆八十有六不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母夫人歲以三月
三日上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庶明風至願聞
子之歌聲也嘻子綏至與其母為綿上之操而趙君得
從太夫人歲相浣濯為家園之游此又臣子之大幸也
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為子歌歌曰崆峒王母田金方金
氣騰翔精且剛吹鑪躍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
容始華溢金塘如蛇吐鄙龍奮涅華陰土拭琉璃裝佩
指扶搖行帝閭鮮飈可持不可當數擊忍折羣覽傍夜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八

吼歸飛天莽蒼寶而候之臨玉房捉刀刈禾剗豕羊壽
母夫人垂北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之生逢會昌倉
庾應律春日陽苑花雨水河泉香文翬拂扇元燕踰瓊
沙委輪雲蓋翔翬首戴勝嬉萬桑子婦諸孫從樂康寧
河聖水清且長執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縠帷連網蔭
尊馭陳籍若芳撫琴吹豳榆佩裳瑤池百拜飛羽觴慈
顏笑謳懽未央水心之劍貽君王

趙邦清鶴唳草序

同上

陸平原山海異才為河間嬖人讒死兄弟歎曰欲聽

亭鶴唳其可得耶趙仲一如相如抱壁睨柱幸不碎問
道而西歸陶穴躬耕黃冠草服猶得聽山河鶴唳飲靈
湫嚼金絲草平原有是乎趙君偉容顏性孤邳雄邁然
好禮下士與人嘔嘔如也故其去國朝士悲焉道侶疑
焉諸生野老苟有識者咸用喟焉牢騷於書疏廻翔乎
吼歌秦夏如詭元釋增異得若干篇門人搃之為鶴唳
草言嘹唳也其悲如唳馬白露警而鶴唳清知霜雪之
將至也雖然亦顧其地與時吾當受選吏部旅立軒擗
之上有白鶴焉引吭而鳴疏翎而舞高趾遠聽翛然百
慶陽府志

禽之外已而傾之以稻梁注之以潢潦未嘗不味之而
就視也孰與夫不好鶴者放之蒿華江海之間乎朱冠
縞衣絕塵滓之色良宵清晝發清迥之音若斯者固亦
俗士之所不能有而邇人之所不能無也惡知鶴唳之
不為鳳歌也乎聞之鶴仙禽也異焉者以胎化君嘗坦
腹示予曰吾結胎久覺五內如玉鼻嘗聞異香暗室瞳
子有光若蜚雪然則君之為羽衣也其亦近歟顧書示
予為取債家所苦鬚髮盡白面目焦黑與喪呻吟不能
自休者何也嘻此其所謂鶴唳也與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同上

佐王之才嘗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亾而毫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翱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蓋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哀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救者先亾勢不得不急法而法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十

正地比受官成畫一於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於強富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必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亾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平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

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過
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
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
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于越長上
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禘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
漕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
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
視其積積金所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啞然而駭曰
是何與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脩治公私署堠禮際惠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十一

振收恤士民為民贖子父所止失立羨舍牛種以業流
集者復不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
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
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忍喝不可
而公趣已卑騎後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
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
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鍰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
粟流又公課民桑柘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
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

民不犯所在賦饑人粥治堦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
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禪而宮館
驛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
予撫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
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湏且
以御史行邊專屯田蓋英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
止吏部即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
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
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

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於臣者重而所求
乎人者輕然而終無止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
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
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
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
贊盛業退猶免於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於
王者之世夫

趙仲一鄉行錄序

同上

趙子鄉行錄錄真寧父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有功德

其鄉而草笠徒行闕於儀禮相與共上其守吏求以車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良厚趙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予鄉吳君仁度坐為君疏理調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予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兩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為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笑曰嘗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譏削趙君者亦皆忠信廉潔之老非為不善者也予益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

怪之久而驛之矣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孟某氏所謂其鄉之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為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時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善者之好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予竟去未嘗一日之官矣又三年計而溫中丞出故相揭袖中

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是其又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西秦之大老曾莫為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難與為行不能不與為行獨秦而已耶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同上

天下風土相遙資幹懸絕常千里而同心目至而意授或其生同地受同材乃顧有覲面而不親把臂而相忤何也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士而最能與仲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君子焉而予故江西男子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疎以吏部郎再過家詢朝士未嘗不言仲吳問予曰子何以知仲一之深其以亭侯橋道館舍厨傳閣之修好耶團桑而道樾之盛耶予曰固也予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十四

以上平昌再歲計道滕君館予上宮時方傳粥饑民百十里外來去塵坳中診視伺察屬治河當滕界者常晝夜行步築之不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治縣強半馬上

決責罷遣者乃至上計時都無贖粟可付署者君時謂予曰幸復此十萬石不足餘也又三年而予再計過君君行遲予問故則以庾粟之冊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其罰圭撮以上不自入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耶至於田入口賦常至以死為百姓爭九則之命及所謂贖子婦給中種招流散動以數千計下至教碾作炭滕風永而思祠之皆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舁其治地圖集以行標其尤異者示執政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奇士也首政者不能用而同寮某

公方言西北治水利屯作之事需人焉若此其可久之公云已言於某公願見趙君也其往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不行曰豈有執政之禮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也予出都而趙仲一且以治行最畝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處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一年而紫柏先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當斷髮時已如斷頭第求有威智人可與言

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幾起大獄而紫柏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免乎雖然有數予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何啻三千里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在其所近而氣力相埒者詩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為足新而能知舊所如不合茲予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為激發如此若乃祠之春秋田夫桑女坎坎而鼓之躑躑而舞之自有滕之風在矣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六

趙軋所夢遇仙記序

同上

世何夢而得仙又何仙而得遇有說乎仙人徃徃聞其名未見其所謂見其人者皆夢也而未能有所遇山澤多枯癯迂怪之士時至朝市雖吾亦過其人者二三人要與禪寂異其人類多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殆非羸素人所堪清淨少恚怒嗜欲節服食良藥自輔則吾所為仙也然則何人而仙耶趙軋所自言吏部時秋病

甚神氣委頓殆絕自念平日授中黃術垂目臍輪握固
緊齒提攝幽戶踰時稍定白湯一杯引氣自濕中夜粥
一盂活矣逾年夢於故讀書處何仙姑授藥一片類桂
皮其大若掌食之香徹五內旦起覺精色迥爽欣欣然
若有所得者覩記異之君言脩中黃久示予臍間若胎
有年何得更病血下至數筋不當引而化之乃至委絕
不屬而更行禁閉引取溫飲為助將所謂液澤欲去耶
仙姑初不知何許人予游羅浮見香山何氏子孫巾帶
者為言姑無他異少鬣瘠不可行汲或授以笈萬云撈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七

米得珠可服不饑信之果然而改如玉步有金光一夜
亡去見於零陵數百年矣而見夢真寧此亦西方美人
之思也約論之趙君乃前所謂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
而懷仙精炯熿然夢仙情理之常要無足異至其言曰
月之光借日之明人之生借心之知所存者神所過者
化如有所立卓爾能言及此其必有可得而過者耶
夫千世而遇一人焉猶旦暮遇之也百歲而夢一人焉
猶旦暮夢之也

王忠烈廬墓記序

蔣德璟

寧州王先生信者閩中孝子也侍父疾衣不解帶迎醫
禱神重趼劬瘁父沒廬墓寢苫三年夜必燃燭焚香距
墓行百七十步以斗頂土作塚未祥不啖菜果不食茶
未大祥不用醯醬未禫不肉不酒不見室人既闋猶遵
孟獻子比御不入之禮不復寢既祫遷主始出門又越
數旬吉祭後始入室旋立家廟定祭儀壻禁祠禁示子
孫迨喪母母憐其老彌旬時泣戒勿廬墓然其守禮益
嚴自院道郡縣皆匾而旌之貢入京師璟遣閱廷試卷
異其才置高第於是闕部臺省知君者多稱述焉辛未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六

臘使還過靈壁而君為其邑學師則長公祥既魁於鄉
次子鳳亦以恩選知名當世蓋天所以報孝者章矣於
是讀廬墓記而書之曰周地官司徒以六行教鄉及師
保教國子皆首孝禮后王命冢宰降德子事父母先焉
以是為教之本也周哀禮廢入而漢始還古然其見於
史者獨萬石君奮江諫議革薛侍中包孝謹最著而其
後以廬墓顯者南北朝有劉瑜法宗庾黔婁司馬勗王
延唐有元德秀褚無量宋有徐積孔叡毛安興等安興
材九歲耳廬墓如成人尤奇異計數千年来王侯將相

何翅千百而篤禮廬墓不滿五十人豈不難哉蓋璟幼讀孝經而疑之以為子之孝當倍於親之慈而慈無經孝獨有經何也其亦與於中古聖人有哀世之意焉而自薦辟行此意猶有存者迨科第之制興於是場屋士子以名利相誦究幾不知古禮為何物父子尚爾何況君臣於戲此實世道之深憂也夫事有本末忠孝本也名利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喪故修孝悌行仁義雖簞瓢亦足以自樂而造物未嘗不豐為之報而驚名矜利之人使其幸遇亦不足談一有沮因與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十九

鑊湯鑪炭無異蹤閻無所容斯亦賢愚之最曉者矣而世顧以彼易此何也璟家大夫少孤事吾祖母吳太恭人篤孝即既貴常長跽奉卮酒為歡子孫則之不敢霄隆故余於王先生拜下風焉遂特書之以勸世之為人子者

寧州志序

馬彥卿

萬曆二年甲戌夏卿自岐遷寧或謂積弛之地咸難之迨入疆見四山環翠三川匯流風氣沕穆人民朴雅蓋關以西之勝地也胡為乎弛且難哉已而索州志將觀

民風焉或曰舊有草創尋且佚夫郡之有志猶人之有耳目也耳目具則觀聽審志具則鑒戒昭志焉可已也矧形勝有險易建置有廢興賦役有增減物產有媿惡文獻之錯陳政教之更變往古來今籍籍紛紛苟無志也曷從而識之抑曷從而理之爰是謀諸鄉達君子期修厥志願政務旁午未遑也越明年乙亥冬公餘廼延諸君於崇文館參互考訂增損而潤色之閱月而書用成焉噫嘻豈直為聞見之資已哉一展卷而寧之大觀備是矣將令蒞茲土者觀文可以成化沿古可以知今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

按形勢則思保障考建置則思因革稽賦役則思輯寧物產未育則思育之文獻未振思所振之政教未敷思所敷之思其艱則圖其易思其弛則張其紀將不為蒞政之一助耶夫弛且難則官守曠張且易則職業修修則可喜曠則可懼斯志也是鄉之所為喜尤鄉之所為懼也若夫橫嶺之英九龍之精毓靈孕秀竒杰輩出駕橫渠之右溯洙泗之源震關西而光國史俾續斯志者義不絕書是所望於來學者

改建李署序

奉朝 傅宏烈

夫天下其猶巨室乎理天下其猶理巨室乎山川形勢所以為靈也規矩方圓所以為制也杞梓楛楠所以為幹也朱堊丹漆所以為麗也不因其靈而制之則運斤者有餘明焉不因其幹而麗之則繪事者有遺飾焉故理巨室非大匠莫能而大匠氏固不數親也同僚司李楊公以中州名彥來蒞茲土目覩荒殘一以起廢補敝為已任甫下車喟然向余曰刑署為吾起居地亦士民觀瞻之所宅向失宜陰陽背度一室弗理而因循苟且其何以理此一方乎遂捐橐庀材計日鳩工靡不引繩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一

墨而合五行法崇卑而準闔闢庶民子來功成不日非今所謂大匠者歟余因是有所感矣夫人生天地間寓也即次之為安而身寓焉即身之所寓而心安焉時乎寓也或整襟而危坐或登堂而撫民或尋簷而散步或隱几而深思或對客而咨詢當斯時也瘡痍在前不有軫切於閭閻者乎芹曝在心不有馳戀於魏闕者乎覩朱墨之斟酌不有默運於案牒者乎仰前修之芳躅俯來世之嚴評不有奮然而興惕然而省者乎苟非有以自立而徒因人於已徃騁榮願於目前不遏電光兩泡

草露陌塵等耳能幾何時今公茲署之勑也人傑矣地
靈矣立德立功立言其在是矣寓也暫時之迹久也不
朽之名輶之所立即久之所基其將運斧斤於萬里之
外矣理荒殘而與以萬厦之安其將奠天下而措之磐
石之固矣豈運斤者敢與爭明而繪事者敢與爭飾乎
古有匠石治明堂踟躕四顧澄然凝然而鋸者斤者繩
墨者規而圓者矩而方者大木之椽者斲者齶者皆效
其用而登之明堂已乃朝諸侯撫萬方匠石復澄然凝
然不居其功以為栖息遨遊聊蔽風雨焉爾彼其智與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三

技固善用於小大之間者耶是謂神用公天下之大匠
手也謂非有辨於此哉余同堂於公愧不能代大匠斲
於其工興也而以是質焉抑聞之王者德澤以為基賢
俊以為棟其業不拔其量百世願公速成之母遲何哉
夫大匠不世出

聖天子在上又將使公理天下之巨室矣

忠孝錄序

呂士龍

嘗讀古人書遇孝義忠節之奇必低徊良久為之歎歎
泣下旋為之擊節歎賞也已亥秋來守彭原下車即值

丁祭爰修秩事於光祿卿王公信之祠因得其精忠純
孝之概而服北地之有偉人也既晤公嗣與公諸孫率
文物彬雅考其治行志圭璋自命之品不佞喜而歎曰
君家後先若此幸覩止焉余何負於遊哉厥仲君文鳳
泣而言曰先大夫不愛其死徽蒙令典以血食於茲也
歷承賢大夫錫類之仁表而章之子若孫死且不朽余
因詢其盡節之蹟而厥仲君曰先是刻帙纍纍城陷佚
之頻年訪諸遠近僅獲殘編強半曾彙輯若干篇欲重
梓之而未逮也余索觀之則前守海澗韓君早有弁言

余讀其墓祠哀苦之情則瀟然悲也如視公毀瘠斃斃
之狀讀美政賚賜之什則肅然敬也願企公神化宜民
之方讀罵賊授命之慘則簌簌淚零也如對裂體報國
之痛讀廟祀優崇之渥則怡然快也不負公疆場蹈刃
之志更不負公苦塊九死之誠讀朝野上下之誄輓則
朗然吟拍案舞也不沒公為子為臣之誼更不沒公百
禩千秋之範是編也可不亟廣之以勵天下後世哉余
乃襄以力而促其工為叙其畧知人之讀之者當不異
於余之讀之之情事也噫讀忠孝之書而不歎歎泣下

擊節嘆賞者豈人也余家累世通籍無敢隕越先人之
訓宦轍所至於懿行必為闡揚故嘉斯錄而將什載之
寧獨為王氏奕葉輝映哉

募修真寧萬壽寺序

翠 焞

有一微羽棲窮佛風雨飄搖不能覆其土木之軀者蓋
佛之護其法重於護其身故殿宇可剝而法不可滅人
之護其像當如其法欲借像以演法須借殿以存像今
僧方慧觀梵宮頽敝清淨世尊染於泥沙慨然發補葺
願欲拔眾生慳根扣其歲鉞月鑰之賞問言於余余曰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四

大雄氏且不以天為覆而謂其力足蓋天想其棲靈有
所藏身有地何藉數椽之陋室為况吾邑災旱頻仍地
屋壞垣之莫助不能自庇何以庇神僧曰佛以兼愛為
道推其救困濟危之懷不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今錙
銖之財輕於踵頂吾邑雖貧窘聽此刹之頽圯者數十
年矣而懼瘠較昔有加非盡布施之故也且其財之耗
於不典之記者不可枚舉而乃於慈悲之聖過敝廡之
前不動顏泚而睨視與舉而委之壑者同一忍也余於
其言有倫有脊乃宣言於衆曰佛固無土非國麗像於

此地分身說法亦與吾邑有奕世之緣焉此院當創造時吾祖吾父未嘗不與其事祖父闢無因之基構宏殿之址而為之子孫者不能輯其漏而補其罅猶之輟乃堂構於繼述之教何居凡我大眾富者搜其囤蓄囊積貧者出其遺稂稗穗及農隙畢此願力使貝葉重翻曇花再吐毗陵園分其一址無優樹衍彼一枝其於邑之觀未必無小補云

書

上世俗奢侈書

晉傳 咸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五

臣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日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者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色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同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

不難矣

答趙元昊書

宋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不可不為大王一一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六

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授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於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寃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病民非朝廷之禮傷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者在

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
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
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
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
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
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四川有長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
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
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
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
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
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
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令以強人猛馬奔
馳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
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朝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
驗與夫閭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
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敵而進不顧衆寡自取

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鄭國之禍卒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使統兵四十萬五路入界著為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強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八

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鋒刃之交相傷必乘且為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怨累魄為妖為灾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關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義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

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
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
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
體不召天下之怒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
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
度闕朝廷每歲必有金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
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
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
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功上言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九

請招致蕃部首領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煩
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
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
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
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
從之則上下同其義利否則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
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
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復滕侯趙仲一書

湯世顯

讀冊知極苦心度越偷吏百一第吾屬真人為世道出
即多竒偉並屬尋常所望三秦豪傑故當有萬此者

答真寧趙仲一

初聞兄已憤懣為神能殺讒者雖疑之而亦壯之後稍
知有某公之嘖言公豈為債者哉喪欲速貧貧亦士之
常前弟附貽哲書中勸兄無悔但當加餐一意經世出
世之事何得如來書不平滿楮兄與弟俱有二尊人官
根斷續何論但勿斷命根耳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

墓銘

种世衡墓銘

宋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亾其子泣血請
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
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人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
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
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
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回廢壘而興
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

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
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
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
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
攻其石層而出之凡一番償爾百錢工復致其力過石
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敵兵
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用是復穿數井兵民焉牛皆大
足自茲西陲保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
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一

供脩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何時將帥不能息
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申勞問如家人意多所
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賢豪可語者有得敵中事來告
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
願効死青澗東北三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敵塞
敵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
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
田三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
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

軍需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愛養士卒病者遣一子視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州副使慶厯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人等相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思與諸族君長犒於城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採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

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人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單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病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人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倔强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

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大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溪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額手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服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息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豎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

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師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於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名君今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後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

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
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
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古原州之疆有明
珠滅藏康奴三種居屬羗之太素號強梗在原為孽寢
及於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
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
其交路又明年予為營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
其事君久悉利病即自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
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敵中以計款之兵遂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四

至又名明珠等三族豪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
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逆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徧
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
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
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諱京
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
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
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召以事親不
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

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詹得將作監主簿五
遷至太守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
兆府渭橋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
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
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息
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於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
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
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
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五

令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
托章憲外姒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
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
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
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於朝授衛尉丞
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
言君非辜改知慶州鞏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
鄜交辟改魚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
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

於其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
與環民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羗豪長
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息君娶劉氏
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妣祖
嗣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縣尉曰
詒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
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饋食教弧
矢撫養士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
軍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羗誅握兵用事二

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事懷來
歎其績不顯銘曰嗚呼種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
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於塞垣權以從
事意其出人捍羗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
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與徐氏論文書補

李夢陽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
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
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

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
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
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
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
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
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
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
同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人也昔者舜作股肱
卿雲之歌即其臣皋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七

和足下以為奚為者邪其後召康公栢成王遊卷阿之
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威威入也足下亦觀諸
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落落乎草木之入風
也故其聲輶礪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
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忌竊
鳴之訓舍寔周賡和之義弗之或違孔子反和之旨而
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通矣夫
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
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教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

也者愚智之大防在詖簡侈浮乎之界今也至元白韓
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闕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
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觀冠冕珮玉有不
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
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實宛洽而莊
詖簡侈浮乎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君子不先為之
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恠夫昌黎之徒數子也
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
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二十六

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
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蓋
之神幽而動之靈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
固若是已足下將為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
不成不失為高超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
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聞
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駁何氏論文書

同上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願疑有乘於先法

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擅僕文之垂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嶸嶮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詎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憲子垂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擅我文日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

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榘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固嚴其辭猶班圓榘之圓榘方班之方而榘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

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併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
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
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
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
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
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
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
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

廬之幽之窳未必皆僂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
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窳可也幽
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
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
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
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
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
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
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

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謫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念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

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間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窳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窒以爲含蓄俚輻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亮節悲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

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艱室可為含蓄俚贗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崿嶮之談擅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室俚贗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

也僕聰明衰矣怕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骨肉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蘆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濶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

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鼻載鼻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令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未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

戶必如陶之不治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山菖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剽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予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

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與李道夫書

同上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諉世無知己
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群而顧汰沙而收訓惜保
與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疑夷險
靡貳即若太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場悲喜寒燠異情
者聞之尚有里閭之疑可詫也信之獄勘者任私拷成
蔑有理法無竟明之事無不寃之民如程伯者總司問
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羅織插入擬程伯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十四

永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可曉亦大可笑也蓋
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墜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
職而於叅語則深文鉤陷迎附彈者致命在天聽之而
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逝甚邇無可歸地把臂一談
用泄俛仰千古之懷耳歧望光範是為悵恍有便不吝
數寄則為慰大矣

與李獻吉書

黃省曾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
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退澗學士大夫

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聾上者深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
此駮騷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
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
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
揚郃音彌國而黃鐘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
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
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實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
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十五

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
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
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會河南汝寧人
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故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躋竒
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
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
發揮聖謨即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
識或笈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

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溯黃河薄戾宋都登
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
不靈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
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美
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元臺爾
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
質焉陋昧愚瑣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雲書題為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拊唱直
寫厥衷如春蕙秋雲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十六

世風頽於蟲聞鶴述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妍割
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莖愈衰干葩萬益不如一榮之真
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
鴈唳哀哀而會節鸛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
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
理未逮藝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向雖多而真機罕悟
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訕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
西以後逾妙而化如元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
新無已而肌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

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賦索處無
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千古賦騷選
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眎諸篇逼類原樂近體歌行少陵
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
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
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
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
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
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

慕鄙生耳管測銓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號稱
名流而廼為誇論曰文靡於隋其法止於退之詩溺於
陶其法止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
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
登涉之言締拊密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
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報書萬象羅
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
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
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是所係於詩者當

知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
霄而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烏知是非但
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
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
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
無任惘然

再上邃菴先生書

李夢陽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眠
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不謁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八

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聾目和眸神馳心注
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壯歲性狂
膽麓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為軒
冕之耀不若邱壑為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襄陽心勇
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亾子
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臨鏡竊嘆
通卜域釣州大陽山其地泉石幽曠想於茲焉老矣南
望門墻豈勝瞻戀

壽兄序

補

同上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
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
長史春右長史崑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
者為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
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罩子曰智圓義方肯梅肯堂於
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
子如鶩翔孫如玉踰儼雅柔良趙子曰魏榭曲房純衣
寂裳無青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
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佻苞桑仝子曰禴祠蒸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九

嘗以孝以享威儀於莊於是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
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
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
終始之階也生而全歸者子與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
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
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
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
與父之積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
人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

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攸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端硯銘

同上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二

台端若方女式靈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五十一

石凡銘

同上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為凡焉而銘之銘曰

色軋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度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汝應則一浴靈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鎮栗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同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靈則哀其

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覩其畫像裁冠法服莊嚴宏毅
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然即顧吳更生
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故老談龍圖扼元昊
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慶陽府志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五十一



